

关于瞿秋白《社会科学概论》(群益版)中的几个问题

俞明芳

1924年,瞿秋白同志发表了《社会科学概论》,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述,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精辟的阐述,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列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极好资料。

目前在研究介绍瞿秋白的这部论著的文章中,一般介绍了该书的三个版本,即1924年10月上海书店版;1939年2月,群益再次校印版;1949年6月,上海平凡书店又以《社会科学十二讲》为书名刊印出版。

我却有此书的第四个版本。其封面从上到下的黑字是“社会科学概论、瞿秋白著、群益出版社刊行。”封面中间有一工人头象和吊架的红色图案。四周是鸡心形的红线连续图案。其扉页均系红字,有书名、作者、出版社,只是比封面多了“1949”字样。中间无图案。周边是曲线图案。版权页也系红字,四周用双线框住,上面是书名(从右至左横排),下面从右至左直排:“著者瞿秋白、发行人吉少甫、刊行日期一九四九年六月,基本定价三元四角,印刷者协兴印刷所、刊行者,群益出版社上海(O区)武昌路四七六号。”最后还有一行从左到右的小字:“有版权.沪2(0001—5000)。”

目录共2页(从右至左直排)“第一章总论 1. 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? ……第十二章社会现象之联系 55. 社会科学与社会运动”。

正文共68页,每章中的小标题均用曲线框出。

封底左下角是有“群益”二字的幅红色图案,下面是“1949,基本定价二元八角”(黑字)。

这本书是由“群益出版社刊行”,我故且把它称为“群益版”,由此可知,《社会科学概论》一书到1949年6月为止至少已发现四个版本。

关于此书的版本至少有下列问题值得研究:

首先,此书到底有过几个版本?每个版本主要有些什么不同(特别在文字内容上)?

其次,“群益版”的刊行日期是1949年6月,与上海平凡书店出版的《社会科学十二讲》是同年同月。

同一本书同时由上海两家不同的出版单位发行,这个现象应作何解释?

最后,就以“群益版”言,它的版权页说明是“沪2(0001—5000)”,那么是否有“沪1”,如果有的话,那么它的具体情况又如何?

《社会科学概论》的版本是值得研究的问题,因为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,如果深入研究不同的版本会有助于对作者思想的研究。每个版本的印行数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此书的社会效果及其影响,如“群益版”注明印行五千册,这个印数在上海刚刚解放不久恐怕不是一个小数字。从版本研究尚可引出一些有关的问题,如“群益版”的“发行人吉少甫”,为什么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个月就发行出版此书呢?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。只要掌握得好,此书的版本研究是可以促进深入研究瞿秋白著作和思想的。

1988年8月《社会科学概论》收入《瞿秋白文集》(政治理论编)第2卷时编者加了一个脚注:“本文为作者在1924年上海夏令讲学会的讲稿,同年10月由上海书店出版单行本,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作了文字校订。”(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544页,以下简称“人民版”)这里所说的“作者自编论文集”不知是否出版过?如已出版过,那么本书又多了一个版本。“人民版”的“编者注”对此未作说明,不知何故。

最近我将“群益版”和“人民版”作了初步的比较,发现两者的内容和文字基本上是相同的,但也有一些差异,主要有:

(1)“群益版”的标题为“第一章总论,第二章社会的意义……第十二章社会现象之联系”;而“人民版”则作“一总论、二社会之意义……十二社会现象之联系”。“群益版”共有55个小标题,其中19个是问题式的,占1/3强,如“1 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? 29 宗教有何意义? 37 艺术是什么? ……”而“人民版”的小标题全为直陈式,如“社会科学之对象,宗教之意义,艺术之意义……”这两种小标题似各有千秋,作为讲稿当以问题式为长,可以吸引听者;作为著作

直陈式较简洁明了。

(2)“人民版”有几十处是加了着重号的,有的是
一句,更多是某个词语,以提醒读者注意。“群益版”
则无一处用着重号的。统观《瞿秋白文集》第2卷当以
有着重号为是,因为瞿秋白作文有用着重号的习惯,
《文集》第2卷封面书影就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。

(3)词语和标点、分段等也有些不同。这里只举
词语的例子,如“群益版”中多处用“统治阶级”一词,
而“人民版”则作“治者阶级”。统观《瞿秋白文集》(卷
2)当以“治者阶级”为好。

(4)“群益版”中有夺词、夺句等,如“人民版”第
552页:“十年前用爪牙喙翼所取得的食物等于A,十
年后仍旧等于A——他们(俞按:指动物)征服自然的
力量(生产量)不容易增加。”而“群益版”第10页则夺
了“十年后仍旧等于A”一句,就使句意不清。又如“人
民版”第56页“附注”的结尾处:“凡是资本主义较弱
的地方容易开始社会革命,而胜利后难于社会主义之
实行;凡是资本主义较强的地方难于开始社会革命,
而胜利后容易实行社会主义。”而“群益版”第21页则
作:“凡是资本主义较弱的地方容易开始社会革命,而
胜利后容易实行社会主义。”夺了中间的两句,意思就
相反了。关于夺词的例子,如“人民版”第562页末两
行:“因此,一切部分的日常生活里的小斗争,直接的
间接的都是阶级斗争。”而“群众版”第22页夺了“间
接的”一词,就使意义有了出入。这些例子都说明“群
益版”不如“人民版”。当然,也有“人民版”夺误而“群
益版”稍胜的个别例子,如“人民版”第557页表格左
上角是空白,而“群益版”第16页表格右上角则作“分
配方法”。因为下面一节文字中有个括注“(表顶注分
配方法)”(“人民版”第558页),所以这四个字不能
夺。

(5)“群益版”中有八处“译者按”,“人民版”则无
“译者按”字样。

“群益版”中的“译者按”大致有这样两种情况:

其一是相当于一个括注,有以下三例:

“群益版”第26页“……而是靠年老尊长的威信
(译者按:此即孟轲所谓‘曰德、曰齿’)。而“人民版”
第565页作“(孟轲所谓‘曰德、曰齿’))”。

“群益版”第37页“所谓‘世风日下’实即旧阶级
垂死时自己的道德程度(译者按:如现代中国的军阀,
官僚,政客及买办式的知识阶级及欧美的资产阶级),
……”而“人民版”第575页则作“(如现代中国的军
阀、政客及买办式的知识阶级及欧美的资产阶级),

……”

“群益版”第42页“……心灵才变成灵魂(译者
按:所谓‘非其鬼不祭’,‘如其在上,如其在左右’,一
一就是宗法社会里利用自己祖先,整齐社会情绪,组
织劳动的证据。)”而“人民版”第579页则作“……心
灵才变成灵魂。所谓:‘非其鬼不祭’,‘如其在上、如
在其左右’,一一就是宗法社会里利用自己的祖先,整
齐社会情绪,组织劳动的证据。”(俞按:着重号是原文
所加;下同)。

其二是用“译者按”的方式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
一些错误观点进行点名批评,有以下五例:

“群益版”第34页:“这种观念及解释在每一时代
的‘中劫’(发生后之已经确定而尚未开始崩坏时)大
致必有统一的现象。(译者按:张君劝说人生观是至
不统一的,一一这是他寄生阶级的闲想。)”而“人民
版”第573页则无“译者按”三字。这是批评张君劝的。

“群益版”第61页:“再则到有些人的意思似乎只
要认化学的原子是社会的基础,才算唯物论。(译者
按:譬如胡适之说陈独秀认经济为物质,不算彻底的
唯物论——见《科学与人生观》序)其实这只能算机械
的唯物论。”而“人民版”第594—595页则作:“再则,
譬如胡适之说陈独秀认经济为物质,不算彻底的唯物
论(见《科学与人生观》序)——他的意思似乎要只认化
学的原子是社会的基础,才算唯物论。其实这只能算
机械的唯物论。”“人民版”语句次序与“群众版”不同,
但基本意思相同。这是批评胡适的。

“群益版”第62—63页:“如果说某种经济永久有
某种政治与之相当,这就误认经济是不变动的。(译
者按:章行严说:中国是农国,不应代议制,便是这种
错误。他不知道‘农国’客观上尽在流变,中国政治上
现在并未有资产阶级的代议制,而是军阀代议制,那
经济上的流变迟早会实现到政治上来——军阀的代
议制或者先变成买办的代议制(代表外国资本主义在
中国势力),更进而突变成平民的真正权制。若照章
行严说出来,农国便永久要一个土农工商的宗法专制
国家,万世不变——永久陷在农国的囚笼里,跳不出
来了!这是章行严的囚笼)。”而“人民版”第595—596
页则没有“译者按”三字,结尾作(这是章行严的囚
笼)!”这则“译者按”很长,是对章行严(即章士钊)错
误观点的严厉批判。查《瞿秋白文集》第2卷中有一篇
题为《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——驳章士钊之〈论
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〉》(1923年5月7日),本则
“译者按”就是该文主要论点的节录。

“群益版”第63—64页：“如果说社会现象是纯粹心理的，无因果律的——那就错误至于极点。——（译者按：张君劢的‘学说’正是如此：‘忽而资本主义，忽而社会主义’，‘至为玄妙，不可测度’，‘人生观起于直觉’，‘私有财产制，公有财产制’……凡此一切‘皆以我为中心’，而所谓‘我’的心是不可思议的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‘忽而主义’了。心既不可思议，那么，去宣传教育罢，爱社会主义教育的人，‘忽而’拥护资本主义了。那时，任何方法，不能变更社会现象，只能听其自然。我一个人睡着做梦，或者可以忽而社会主义，忽而资本主义，忽而赞助新文化运动，忽而受聘举总统，请问除掉这种昏梦状态里，那里有这种忽而主义呢？其实这种昏梦还是有因果的。这是所谓张君劢的昏梦”。而“人民版”第596页则没有“译者按”三字，其结尾一句则作“（这是所谓张君劢的昏梦）。”这是作者再次对张君劢唯心主义玄学的严厉批判。查《瞿秋白文集》卷2中有题为《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》（1923年11月8日）一文，其中第七节就有批判张君劢“忽而”主义的内容（“人民版”第280页）。

“群益版”第64—65页：“……循环无端，万劫不复的轮回。（译者按：此即所谓胡适之的轮回。）”而“人民版”第597页则无“译者按”三字，末句作“所谓胡适之的轮回。”这是再次批判胡适之。

以上五处是用“译者按”直接点名批判之例。

“群益版”这八处“译者按”就内容而言是与“人民

版”完全相同的。那么为什么一个有“译者按”，一个却没有？据“人民版”编者所加脚注称：这本书的单行本“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作了文字校订”，是不可能作者在此次校订时删去了“译者按”呢？如果这样，那就可以反证此书在前面的版本中曾有“译者按”，而“群益版”所据的很可能就是较早的版本。即使如此，译和著在体例上仍有矛盾，该如何解释？对此我有这样一个推测：可能瞿秋白同志1923年初从苏联回国时曾带回一本外文版的《社会科学概论》，回国后先将它编译加工，并以此作为他1924年上海夏令讲学会讲稿的基本材料，而在讲到有关部分时尽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说明（这八处“译者按”都和中国情况有关，特别是五处点名批判的内容更是根据前不久发生的论争而作的补充），在出版单行本时作者在这些地方特意加上“译者按”以示区别。当然，这个推测很可能是错误的。总之，我认为“群益版”中的“译者按”也值得研究，所以我较详细地把它们罗列了出来，以期引起瞿学专家的注意。

我是教中国古代文学的，对瞿学素无研究。只是手头有这本“群益版”，才写此文的。据说“群益版”现在已很罕见，因此拙文如能歪打正着地对瞿秋白的研究起一点作用的话，那就达到我写作的目的了。当然文中的谬误处一定不少，恳请瞿学专家们不吝批评、指教。

从黑白到彩色，从无声到有声（读《管锥编》）

作者钱钟书先生在赏析了《诗经·硕人》篇后，写道：“然卫、齐风中美人如画像之水墨白描，未渲染丹青。……宋玉《好色赋》遂云：‘施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’。色彩烘托，渐益鲜明，非《诗》所及矣。”（第一册第九二至九三页）

这是我国文学作品中描绘人物形象从“黑白”到“彩色”的进化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另一种人物描写方面的现象，即从“无声”到“有声”的进化。还是从《诗》谈起。《硕人》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螭首娥眉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这是一段“无声”的描写。诗篇中虽有“巧笑倩兮”的句子，但它象《西厢记》中的“宜喜宜嗔面”那样，只说她“宜笑”而已，实际上并没有写她已经笑出声来。可是《红楼梦》就不同了。第三回写黛玉初进贾府，“只听得后院中有人笑声说：‘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’”显然，曹雪芹已经有意识地地点出“笑”是凤辣子性格中，或者更正确地说，举止中的一个特点。不仅如此，作者描写了王熙凤的衣着打扮后又写道：“粉面含春威不露，丹唇未启笑先闻”。作者描绘美人，非但注意到了“有声”，而且“粉面”、“丹唇”云云，也没有忽略过“彩色”这一个方面。

（李金波）